

國朝文類

二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三

墓誌

上都留守賀公墓誌銘

虞集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畱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三

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它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贈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它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以小字伯顏行幼從魏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畱聽近侍



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盍去諸 上以  
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  
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  
逖遠小君而自居乎 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  
兵入寇 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  
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入直  
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  
纛旣成列還侍 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  
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  
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 上之親征也頗恟懼

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  
身温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它日 上自校獵  
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象師子以爲戲  
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 在  
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  
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 上親撫之命尚醫  
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  
以遽聞者 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  
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畱行復命無後  
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



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  
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  
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  
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葛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  
京常不下已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  
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  
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  
改尚書省為中書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  
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  
知然求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  
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  
遂相完澤而以公為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  
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  
書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  
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二年  
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延祐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  
進而彌尊遂無台司之貴而畱鑰之寄如一蓋世



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其無關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爲姦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予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百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暮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彊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象而祝之關陝之亂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



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爲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用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象勅學士爲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 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廷焉當是時太師鐵木迭兒爲丞

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子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雷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

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



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見殺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益中傷之而恩深不報者亦見及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寃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姦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姦忠逆順之辨大

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畱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厚恩受京邑之託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姦兇遺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



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於哀榮又不以惟一不  
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  
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  
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  
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託諸幽宮以期不朽者  
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一忍死以  
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  
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郡之事與賀氏  
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  
具書之按賀氏家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北鄆縣人

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  
國夫人祖賁京北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輸志立義  
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  
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  
賁總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  
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  
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程古  
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  
男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



阿不海牙次適搆立忽孛公墓在鄆縣某里從先  
塋也銘曰

### 巍巍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  
止大燾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  
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慎始和中異  
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  
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敷百試無替乃贊國  
鈞乃佐本兵乃歛長籌以督畿垆時巡至止百用  
具給清宮言還畱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膺  
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  
亦仰而慨曰此老成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  
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  
無邀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  
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堯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  
二三君子掎角以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吳  
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編爲百說國論素定公則  
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  
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



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峩峩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相弔于朝中外聞者莫不嗟嘆異口一辭曰烏乎正人亡矣其孤景

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福寬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彖之孫故累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弘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畱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



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  
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  
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  
歷行陣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  
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  
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二賞識  
其成立初九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上至是時  
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  
署官掠郡縣燒府僉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

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官以重兵討之  
未克報至之日公殺衣而起率步卒向蕪湖蕪湖  
定乃使人言于行名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  
得以彼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  
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刎將  
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  
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  
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莫矣斂兵設伏賊不  
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  
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



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  
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  
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  
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  
其妖來徃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以駭  
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它  
酋猶將叢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曰賊至而起明  
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蹶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  
賊之寇徽者又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我矣往必  
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  
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  
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  
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不動而  
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岳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翊  
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  
人烏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  
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  
它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  
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首送之行省誅之



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及賊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璪者以浙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

公公曰見

上當自言之遂召璪蓋張方以軍餉得

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

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璪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其命爲副使

太師月呂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它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踏金蹙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眞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論議孰與其家功多而可斬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安焉



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之貧而典鬻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從他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吏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強民有殺人請其贖得不具獄更陰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吏廢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運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姦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名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冠衣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目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



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  
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  
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  
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 祖宗者  
是時中書大臣有以朱育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  
廣關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誣公者亦在中  
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并及近侍之熒惑  
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

復遷詹事辭不就向書言曰濫殺無辜輕革錢幣  
中外洶洶中執法又觸人主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

責 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 上不豫三寶奴矯詔

赦天下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

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

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

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世祖之位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也御天  
子果即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  
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  
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  
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  
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  
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  
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

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  
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

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  
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名謂之曰朕欲  
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  
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  
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  
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  
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  
近邊其領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  
給槨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烈門請以洪城  
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上旨移書宥府衆恐懼



承命公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

大國朝之類卷第五十三

六

車駕時巡既變居庸

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劄甚輿歸京城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歎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夫人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尚不聽



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延祐七年正月  
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夫  
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  
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  
住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  
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彗集賢大學士先是鐵  
木迭兒復為丞相以私讎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  
朶而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

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  
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  
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蓋楊等冤死非致沴之  
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意猶可昭白母使朝  
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于政事初公將兵時所  
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  
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以來凡三上不允至  
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喜凡納之侍宴萬壽山又  
特有玉帶之賜三年秋御中大夫鐵失等自上都  
未夜扣國北門逕入中書種濶矯制奪執符印莫



其端久之稍有知上暴崩于南坡者公還顧無  
足與共事而魏王徹徹禿以親王監省公密撼之  
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為國忠臣不敢愛死事已  
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  
非王莫敢致王曰公誠忠也何一事泄得無危乎公  
曰事成王之功事敗吾家山一蓬粉萬死不敢以言  
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

今上皇帝即位于龍居河行天誅罪人以次就  
戮及大駕至統幕公迎謁上顧問曰此張平章耶  
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陛下入承宗社大義

昭明皆睿斷也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曰以日計  
之卿言不緩自探佩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閣徹  
伯曰此當書之史抵其紙則公密書也方尚食既  
嘗悉輟以賜公峻南者鐵木迭兒之子官治書侍  
御史南坡之夕殼弓矢露刃以佐鐵失而獨後誅  
有司奏當流之報許公入見曰法強盜不分首從  
死峻南之逆豈止強盜之從乎發冢傷屍者亦死  
峻南親斫丞相拜住臂豈止傷屍乎逆賊無君父  
是無天日也豈有無天日之地而苟容其生乎遂  
伏誅



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知政事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廁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諸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得解有售珠於內府枚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

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乎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汙穢賊虐恬不爲恠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偏黨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上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澂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畱而後許然猶封蔡



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而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然祠多高潔可以順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

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事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還送官上閱傷其意畱其俸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



學力積世勲崇期世其宗不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  
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挫一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  
為小變而氣益昌雖貴每臨之茲黜侮之公一以  
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以恃者多矣究而論之  
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  
大師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  
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二年謹書及學書腕力尤健  
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  
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亡以悅生佚老焉  
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鄭氏並封趙國夫人  
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  
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  
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  
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景德未仕卒  
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  
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愨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  
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愨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  
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  
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



佩金虎符曰昆曰昆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  
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託金是用啓封公子公  
孫游揚世武追王喪大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頌頌  
有城孰不胙土我子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  
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司相望總替國成人登其一  
已極顯榮我以世將一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  
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  
咈哉德則惟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  
成宗渥之穆武仁心爲度之大車既載子行而柎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三

七二

孰謂得君衆於世無忘  
直以錫 嗣皇言豈有爲  
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  
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  
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  
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  
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  
者太史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溷照咸安樂富庶忘戰閉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廡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惟怯傾辭不慮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其長曰慎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六兩遇七兩變無



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入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買運踵

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擗節謹惜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  
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  
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  
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  
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  
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  
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  
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  
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  
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  
為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  
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為監  
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  
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  
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  
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  
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  
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  
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  
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



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  
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嘗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  
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徃返京  
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  
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  
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  
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  
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  
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  
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

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  
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  
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  
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日苟  
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  
乎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  
三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  
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  
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  
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



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咲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

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夫其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宮天禎次適真定醫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



而昌蹇蹇舒舒何行弗戚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  
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  
弥光以亨頡頏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  
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  
有簡從執以書孰害其人擾義扶除 天子德音元  
戎徃布曰尔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  
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狃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  
繒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畱見用駸駸而疾  
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辯斯辯退  
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  
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  
之豈惟官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  
以傳在此幽宮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文  
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  
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  
官廳公事未上而宋止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  
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畱公夢炎固已



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狃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

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叅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為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為郡在東南儒  
學之士為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  
先生連為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  
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  
焉故其為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  
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  
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  
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間  
歌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  
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  
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  
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  
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  
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  
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  
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  
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  
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聞



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祀太廟奮然制  
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  
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  
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  
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終不形於色接賓客人  
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  
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  
不精究焉先生娶萊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  
男曰昶昇昉棣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墓

三百八十一

國朝文獻通考卷五百四

九

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  
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  
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  
年生交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  
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  
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  
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旣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  
能興遭宋止抱器求歌教成鄉邦於皇威德方被  
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踈越朱弦我則不聞欲



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獻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

三百六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一

右

之丞相江公萬里公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之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古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



洪雅尉今固當尔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之  
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  
可得也先生不荅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  
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  
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  
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  
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  
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磨若  
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

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  
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  
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  
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  
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  
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  
聞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  
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筆  
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不義苟非義不受  
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



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也  
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  
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  
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  
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  
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  
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  
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  
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  
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墓于湖州

烏程縣三碑鄉瓦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  
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  
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  
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  
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  
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  
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尔集惟家世  
仁壽與先生同鄉曰王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  
一歲耳先生幸不即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之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之



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  
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  
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  
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  
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  
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  
故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

三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十三

右

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  
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  
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  
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求嘉王  
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  
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負平直曲盡其體  
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學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  
爲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  
圖書真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  
符拜千戶總海運於常熟江陰之間焉泰定四年



夏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  
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  
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  
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於  
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  
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  
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爲保義郎  
數傳爲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廿  
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瑞安知州飛

三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十四

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  
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繫子之功功繇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鄱陽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  
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  
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筮  
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  
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暉作賦千百言上



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實  
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者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曠  
見知時宰人人羨道曠矣一夕曠感異夢旦而治  
歸明曰兄姑畱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  
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  
而起後六日廼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曠聞  
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感  
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  
而悲之為次第其語云曠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  
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  
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  
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畧能養及得內助事親  
理家益如志常遣曠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暱故能  
以卒業聞子三人曠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  
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施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按有饌兮醴有尊不  
少延兮誰怨樂茲丘兮物援

為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源道

君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徙滇  
遂為滇人曾祖考諱世燾氏有土嘗領布慶考諱



連襲職天兵南指以其衆內屬妣張氏君軀幹魁  
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為威楚屯田大使增糧萬石  
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主定遠  
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祿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  
霑益州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  
州判官四年擢中慶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郎用行  
中書左丞劉公之薦也省檄慮囚多所平反在縣  
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為戶百五十有一五年遷同  
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永昌州事明年改  
石平州判官階將仕郎曲靖戶田有隱金穀逋懸

三十九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四

十六

省檄君往括治考覈虛實區別蠲徵人稱其平延  
祐二年省議昆明壯縣再除為尹明年改宜良縣  
尹階承事郎嵩明有獄五年疑不決御史屬君推  
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年遷仁德府為美縣尹  
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來學時君年六十於滇  
城營江頭別墅將請老不許省復委推事建昌麗  
江諸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涉金沙江渡瀘水感瘴  
疾殆輿歸二年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  
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母從熨俗語畢而逝年六十  
有二越八日葬昆明普陀之西岡三娶皆張氏子



男十人曰明沅江路撫軍孫應麟曰昇仁德路  
學教授曰慶習國言曰志庸學生曰益監稅曰某  
曰海曰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皆適右族孫男者  
千人既葬諸孤佯書乞銘其墓嗚呼滇南之壤地  
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七十年朝廷置省憲以控  
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振古無以侔  
也然其人如汝深靡落相倚為習獲復喜爭尚有  
禮義所不能蓋化者萬里走書為其先求不朽計  
如王氏子有能幾人哉予嘗廉部徼南蓋悉其意  
人方以變俗為事乃不果辭銘之以為南人勸庶  
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十七

維南有滇限却燹皇風遠被為樂國生斯養斯揚  
乃職半輒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為息歲犴有  
冤我為直天之報爾亦云極子孫執執孔者殖喪  
母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則矧乃要業阻重  
譯西岡之麓即藏室永垂厥聲有樂石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  
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彝之母也  
世為浚都鄆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兄諱毅由



地官屬出主襄陽穀城二縣簿夫人在父母家時雖  
鍾愛於其親而食與衣常後於兄嫂及歸胡氏事  
安定公持婦道終其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紉之工  
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  
能有成慈睦仁祥族姻莩之夫人有子二人長即  
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補典寶監令  
史治書甫壯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穎悟可令  
蚤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屬  
文未冠令譽日著起家為大都儒學錄大都四方  
髦俊輻湊於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省臺

交薦于上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  
部侍郎丁安定公艱吉服浹月即拜今官使者及  
門致禮意敦請治書以待夫人榮養為辭夫人曰  
兒來前吾有訓汝承吾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  
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汝乎今國家命汝為臺  
臣西南四省四憲之評議屬之汝其速行毋以我  
養為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訃至徒御不戒號  
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友馬祖常曰  
彝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六  
卒將以七月三日附葬于先考安定郡侯之墓



入杜愚爲之狀矣請吾友爲埋銘以刻之嗚呼人之生有男女焉幸而爲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不與百物俱盡幸而爲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爲女而能賢爲婦而能孝爲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宜乎富貴壽考享厚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古文使爲銘義不讓廼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塔封湯沐賦安定畝煒其輝光夫人象服柔嘉有儀百履于福少也稚弱玉節

三石方十四  
國朝三類卷第五十四  
十九  
右

閨房歸于夫家組紉含章教子俎豆不繫于遷弗離其全而人咸天詩書禮樂六藝之師起其施施居其孜孜廼成治書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寅克昌克寅亦既多淑善後無疑譬彼種桂我稼則穫且庠錢罇洄泉出山紆流相西鬱鬱栢松蒼蔚之隣允矣安定幽宮是域夫人拊之協其龜食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大德中勲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廬陵范君元亨其強敏之才廉正之節風動千里人



不畏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過而不敢  
一詣門恐溷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于京  
師則君沒十年矣乃錄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  
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  
爲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爲君父君早孤母劉及其  
兄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  
爲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又辟大  
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  
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稅使改武岡錄事  
攝綏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

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祿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  
給之徃徃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  
者則在帥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子曰田芑芑幼弱其  
弟田仁襲其官據其業而奴畜芑芑長愬于有司  
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  
帥怒自左右捽君且下吏梁木壞幾壓帥帥乃止  
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甚急且喻之  
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君徃必  
死君竟徃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與  
芑在武岡民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產倪萬戶



張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二十年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在綏寧王永明証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永明伏辜諸峒饑疫一起死者過半下令寬征賦以卹之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方疑所捕二猫無牛耳鳴號于庭求猫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償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側陋供給與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其卒也民無遠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省及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凡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

及大用以沒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墓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之子肇開為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駿文豹天霓女一銘曰此孳孳稱所施而止於斯彼魏魏兮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沒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墓有時奉行述乞銘於歐陽玄



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弟一漢實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序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其父悼其兄之子似俞蚤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朔生天曆三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十五六頽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

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朋友信

遇宗族鄉里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

附章廩廩

趣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業精熟尋執摯

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

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來

拔並舍大木似翁簪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逾月

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一人萬奴財四月而孤

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

嗚呼爲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

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



存嗚呼一漢貞佳于弟矣乎銘曰  
麟之不角麝不如殞匿之不翰轂不如機奪其有  
據無與之為瘡墮其垂成無生之為寧坎而深樹  
而慘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國朝文類卷第







